



傳統詩人中「縱谷客家第一庄」地景的文學書寫

黃正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

摘要

花蓮縣吉安鄉是花東縱谷最北端的門戶，客籍人口比例超過百分之三十，為花蓮 13 鄉鎮市之冠，堪稱「縱谷客家第一庄」。我們知道，人無法離開土地的涵養而獨立生活，不論是移居者或原住民，都曾在吉安這塊土地上進行居住、落實生活的一切行為。由於花蓮吉安為一多族群匯聚的地區，除了原住民族外，尚有客家人、閩南人、外省移民等漢人族群，在多元族群的相互交流與激盪下，自然也會受到這片新生地的孕育與新接觸人群的感染，而產生一些新的理解與想像，凝思成新的土地經驗，並呈現於其文學作品之中。筆者擬利用本島移居、流寓移民至花蓮的傳統詩人，以及日本俳句、和歌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其豐富的文學作品，對吉安鄉土地相關的詩作內容與地方特色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更希望能藉此讓更多人注意花蓮吉安這片土地的文學價值性，她不只是花蓮市近郊的休閒花園，也不只是過客遊歷花東縱谷時驚鴻一瞥的起點，她是有著原鄉的膠黏情感和深厚土地印記的地方。

關鍵詞：縱谷客家第一庄、傳統詩人、本島移居、流寓移民



Literary writing of the landscape of "the first village of Hakka in Rift Valley" in traditional poets

Cheng-Ching Huang*

Abstract

Ji'an Township in Hualien County is the northernmost gateway to the East Rift Valley of Hualien. The proportion of Hakka population exceeds 30%, making it the top of the 13 townships and cities in Hualien. The No. 1 Hakka Village in Rift Valley".

We know that people cannot live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land. Whether they are settlers or aborigines, they have all lived and implemented all behaviors of life on this land in Ji'an.

Since Hualien Ji'an is a region where many ethnic groups gather, in addition to the aborigines, there are also Han ethnic groups such as Hakka, Hokkien, and immigr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The infection of the new contact people was nurtured, and some new understandings and imaginations were generated, which were condensed into a new land experience and presented in his literary works.

The author intends to further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 Township's poem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rich literary works of the traditional poets who immigrated to Hualien from the island, as well as the aboriginal writings of Japanese haiku and waka writers.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is land in Ji'an, Hualien. She is not just a leisure garden in the suburbs of Hualien City, nor is it just a starting point for passers-by to have a glimpse of the East Rift Valley. She has a hometown. of gummy emotions and deep land imprints.

Keywords : the first village of Hakka in Rift Valley, traditional poets, immigration to the island, immigrant living in exi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前言

花蓮縣吉安鄉是花東縱谷最北端的門戶，客籍人口比例超過百分之三十，為花蓮 13 鄉鎮市之冠，堪稱「縱谷客家第一庄」。我們知道，人無法離開土地的涵養而獨立生活，不論是移居者或原住民，都曾在吉安這塊土地上進行居住、落實生活的一切行為。由於花蓮吉安為一多族群匯聚的地區，除了原住民族外，尚有客家人、閩南人、外省移民等漢人族群，在多元族群的相互交流與激盪下，自然也會受到這片新生地的孕育與新接觸人群的影響，而產生一些新的理解與想像，凝思成新的土地經驗，並呈現於其文學作品之中。筆者擬利用本島移居、流寓移民至花蓮的傳統詩人，以及日本俳句、和歌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其豐富的文學作品，對吉安鄉土地相關的詩作內容與地方特色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更希望能藉此讓更多人注意花蓮吉安這片土地的文學價值性，她不只是花蓮市近郊的休閒花園，也不只是過客遊歷花東縱谷時驚鴻一瞥的起點，她是有著原鄉的膠黏情感和深厚土地印記的地方。

二、「縱谷客家第一庄」的地景意象

根據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花蓮縣客家人口比例占全國前 5 名，而花蓮縣吉安鄉客家人口比例達 1/3 以上的鄉鎮市區中「第一」多人，吉安鄉已成為花蓮縣客籍人口最多的鄉鎮。故稱「縱谷客家第一庄」實至名歸。所謂「縱谷客家第一庄」即指花蓮縣吉安鄉，吉安鄉東臨太平洋，東北接花蓮市，南面以木瓜溪為界，鄰接壽豐鄉，西倚中央山脈峰嶺，與秀林鄉相連，全鄉地勢近似方形，面積有 65 平方公里，人口約 8 萬餘人，是花東縱



谷北端門戶，也是進入東海岸的必經之地。共有 18 個村，如下圖示：



仁里村：自清朝以來為「薄薄」之原居地，日人改稱「南埔」，民國易名「仁里」。吳春生先生回憶：「以前的南埔是苗栗客家人來開墾的。」阿美族頭目黃光明說：「阿美族源是從馬來西亞遷徙來到東昌村海邊，坐四艘船過來停在此地，當時稱『吉巴嘎岸』，分布在東昌村、仁里村、南昌村、宜昌村這些地方。」¹由此可知傳統詩人筆下的「薄薄」，即今仁里、東昌、南昌、宜昌 4 村。

慶豐村：清朝時期為七腳川社原住民活動區，日據²時稱「宮前」，取日本人的神社所在地而得名。民國 37 年改名「慶豐」。以前原、閩、客各佔三分之一，現今閩、客族群人口較多。³

福興村：日本人開發的三個村落之一，舊稱「清水」，因奇萊山的水流入當地，其水清澈乾淨之故，民國 37 年改名「福興」。此地村民自宜蘭移入者較多，

¹ 徐松海主修 2002《吉安鄉誌》，吉安鄉公所，頁 185。

² 此處使用日據，乃依據吉安鄉誌的記載 18 村的介紹。

³ 徐松海主修 2002《吉安鄉誌》，吉安鄉公所，頁 186。



閩南人佔 60%，客家人佔 20%，原住民不足 10%。

永興村和稻香村：日人稱此處為「草分」，民國 37 年改名「永興」，昔日為客家人墾居本鄉之據點，客家籍人口最多佔 60%。

南華村：日據時期原為吉野村之「南園」地界，在此地開發為跑馬場養馬，民國 37 年改名「南華」。

吉安村：日據時期原為吉野村之「中園」，日人遺留至今的「慶修院」當地人稱「菜廟」。民國 34 年設鄉公所於此，改名吉安村。⁴

太昌村和永安村：位於宮前的北部，日人故稱「北園」。

干城村：日據時期稱「初音」，民國 34 年改名「初英」，民國 37 年又易名「干城」。閩、客、原和外省人各佔四分之一，村中又一西寧寺，供有日本的「不動明王」。

北昌村：日據時期稱「田寮」。駱香林作品中的〈田寮苗圃蓮池〉、〈田寮苗圃〉、〈田寮苗圃附近〉就是在描寫此處。

宜昌村：舊名「荳蘭」，此地有很多頹子樹，結的果實似荳，阿美族胡頹子叫「太奧魯」，地名「太奧魯安」。漢人譯作「荳蘭」，日人改名「田浦」。光復後分為宜昌、南昌二村。

勝安村：清朝以來屬於「荳蘭」一部，日據時期改名「田浦」，民國 77 年由北昌村分出勝安村，此地最著名為「勝安宮」，是觀光朝拜的勝地，也是文人踏青吟詩的聚會所。如陳竹峯〈秋日重遊勝安宮〉、陳香〈秋日重遊勝安宮〉、〈遊

⁴ 徐松海主修 2002 《吉安鄉誌》，吉安鄉公所，頁 190-191。



勝安宮)，引人入勝。

仁和村：清朝時屬於「薄薄」地界，日據時代改稱「南埔」，光復後改里仁村的一部份，之後再分出為仁和村。

東昌村：清朝時名「里漏」（原名「里壟」），日人根據傳說：「乘舟靠岸」，改稱「舟津」，光復後稱「化仁村」⁵，民國 66 年變更為東昌村。傳統詩人筆下的「南濱」即是現在的東昌村。

仁安村：民國 76 年從東昌村分出仁安村。駱香林的〈化仁村道上〉就是描寫此處的見聞。

光華村：日據時期屬薄薄地界，昭和 12 年改屬南埔，民國 37 年屬永興村，民國 56 年分出光華村，此村較特別的是 95% 以上為外省人。

以上整理後的村名，約略得知，名為「昌」的如東昌、太昌、北昌、宜昌、南昌皆為原住民部落分布區，慶豐村、稻香和永興三村是客家人的大本營，福興村則閩南人最多，光華村外省人最多。

綜合各村村名探源，得知共有里漏、舟津、化仁、南濱、薄薄、南埔、荳蘭、田浦、田寮、南埔、草分、宮前、清水、北園、中園、南園、初英、初音等 19 個舊名。縱谷客家第一庄是花蓮市的「近郊」，其村落地理環境特色，以及生產活動的特色，在傳統詩書寫中存在地景意象，如下所述：

(一) 碧浪滔天意象

⁵ 吉安鄉誌記載：化仁村村長邱德貴係本鄉第一屆鄉民代表會主席，日據時代曾任苗栗縣某鄉區長，又是台灣文化協會抗日組織幹部，身分暴露被日警通緝，改名「邱化仁」到處流浪，最後到本鄉「里漏」定居。光復後將「里漏」定名「化仁村」。邱德貴過世後，徐慶昌村長提議「化仁村」係化為烏有的意思，會較能進步發展村落，所以更名為「東昌村」，有日出東方昌盛繁榮的意思。徐松海主修 2002《吉安鄉誌》，吉安鄉公所，頁 193。



花蓮詩文中不乏海洋書寫，最鮮明的特色是對海浪的描繪。楊牧詩所云：

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那時也曾驚問過遠方，不知有沒有一個海岸？如今那彼岸此岸，惟有飄零的星光，如今也惟有一片星光，照我疲倦的傷感，細問洶湧而來的波浪，可懷念花蓮的沙灘？……⁶

這是詩人楊牧筆下的花蓮關於浪濤的描寫，除了視覺的觀察之外，還依靠聲音來表達海洋有別於陸地的律動狀態。花蓮南濱是屬於吉安鄉的東昌村，此處海邊即是洄瀾灣，其由來則是花蓮溪東注，其水海濤激盪，迂迴澎湃，狀之以其容，故稱之。如陳竹峰詩作「南濱隄外水連空，詩寫奔雷句自雄，浮沉勢破千層浪，澎湃聲揚萬里風」⁷，不論過去現在，詩人對花蓮吉安鄉碧浪濤天的地景皆有所感觸。

(二) 山巒疊翠意象

海洋性是花蓮重要的地理特色，而山巒意象則是縱谷客家第一庄地理的另一面向。如溥心畬⁸詩作〈能高飛瀑〉：「白波下崇山，側影搖松竹，奔流散煙霏，回風灑陵古，雨氣半成虹，流光照溪曲，稅駕邁孤往，於焉心自足。」⁹能高山區、連接中央山脈兩側的路徑，西段位於南投縣仁愛鄉，東段位於花蓮縣秀林鄉，緊鄰吉安鄉，「吉安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位於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臺九丙公路旁，大正6年(1917)9月15日，日本人開鑿能高道東段，於隔年1月30日竣工，長約四十四公里，日人稱為「能高越道路」。根據記載，能高越道路起點從花蓮港鐵路南下約十二公里處的初音站(即今干城車站)起，沿木瓜溪經過

⁶ 楊牧 1975《瓶中稿》，志文出版，頁47-49。

⁷ 陳竹峰 1973《寄園吟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19，頁25。

⁸ 溥心畬(1896-1963)本名愛新覺羅溥儒，字心畬，別號西山逸士，為滿清皇族宗室。

⁹ 溥心畬花蓮八景詩：即是太魯合流、八螺疊翠、築港歸帆、澄潭躍鯉、能高飛瀑、紅葉尋蹊、秀姑漱玉、安通濯暖。



「巴都蘭蕃社」，再攀越海拔二四二四公尺的峻峭天長山，經桐里、坂邊、奇萊山莊、東能高到達縣界，再跨越稜線海拔二八一八公尺的奇萊主峰，到富士接合歡橫貫道往霧社，即是能高越道路，此路由初音到霧社全長九十公里。此處抬頭一望山巒疊翠，古典文人詩作常以此寄情山水，或是描摹充滿文化精神意義的物象，亦或是構築祖國山河的美好想像與深情厚望。

(三) 田園富饒意象

從苗栗遷居花蓮的客籍文史工作者廖高仁先生說：「談吉野村不能離花蓮港市，村與市隔著荳蘭社相連在一起，魚與水的關係。」花蓮縣吉安鄉和花蓮市從來就相連一氣，無法分開的。1896年5月，日軍一個大隊從卑南登陸，北進入花蓮港，也就現在南濱(吉安鄉東昌村)海岸邊。日本時代的吉野村，是全台最充滿日本風的美麗城市，隨時可見吉野村女郎「かぶり」戴斗笠加頭巾的姿態，在街上販售蔬菜，成為花蓮港街上的「風物誌」。歌頌花蓮港的「花蓮港音頭」有一段描述：「讓人懷念吉野村姑娘的姿態，紅茉莉菸草的花，月見祭的荳蘭社，舞與歌聲響徹田間，新興的花蓮港充滿希望，新興的花蓮港充滿希望。」廖高仁先生紀錄移民居住此地的親身經歷，能感受此處充滿田園生活氣息。

(四) 多元族群意象

依山傍海的吉安鄉，是多種族群交織之地，居民涵蓋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四大族群。是縱谷客家第一庄--客家人筆路藍縷，硬頸精神開闢新天地；阿美族--Amis 能歌善舞，展現澎湃的自然情懷；太魯閣族--Truku 是崇敬祖靈的山林之子；閩南人--披荊斬棘闢天地；外省族群--墾荒遙寄思鄉情。



三、本島移居傳統詩人在「縱谷客家第一庄」的情感書寫

駱香林和陳竹峰是從台灣本島移居到花蓮的文人，以下分析其傳統詩作。

(一) 駱香林的文學作品

駱香林(1895~1977)，新竹人，名榮基，字香林，號月齡，又號「與木石居」、「百石室主人」。年十六隨父北上，居臺北市大稻埕，投入趙一山「劍樓書塾」門下，與同窗共組「星社」。1933年，駱香林39歲，移居花蓮，啟迪花蓮文風，影響甚鉅。花蓮傳統文學自駱香林移居之後始有奇萊吟社之創立，傳統詩成為駱香林表達懷鄉愁緒的文學工具。因為空間差異產生不適應的心情，以空間感知為描述對象的詩很多，其中寫到吉安鄉地景、風俗、人物的文學作品來探討其內容所蘊含的土地感情。如〈吉野圳水門〉一詩作：

為潤移民萬頃田，穴山千里引奔川。
千秋事業成封泐，九級波濤覆漏天。
豈有枯魚安沸水，甚於瞎馬迫深淵。
海門咫尺雷霆地，直與蒼蒼競化權。¹⁰

吉野圳即今之吉安大圳，日治時期供應日本移民村吉野村灌溉用水的重大水利工程，是在1912年4月26日興建，1913年12月底完工。1938年9月20日，花蓮港電器株式會社為了完整利用木瓜溪的水利資源，看上了吉野圳的落差，開始建設木瓜溪第一發電所。1941年2月建成，改名初英發電所。吉野圳上游的渠道書額「福氣」，圳水流至初音發電廠，前池的渠道書額「優渥」，尾水流

¹⁰ 駱香林撰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中)》，龍文出版社，頁306。



下跌水井，書額「不盡 昭和七年七月 錦織」，為負責吉野圳改修工事的技師錦織虎吉在 1932 年 7 月所題。¹¹這個吉野水圳在當時是個浩大的工程，不僅費時費力，作用相當大，擴大了可耕作面積，為七腳川山下的移民村農民服務，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一直延用至今。

自古以來，水利工程一向是受重視的重大建設，不但可以擴展耕種面積，也可以增加糧食產量，糧食產量增加，農民的生活也就改善了。吉安鄉純淨、無汙染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孕育了圓潤飽滿的「天皇米」和「吉安米」；吉安三寶—韭菜、芋頭、龍鬚菜等菜蔬也鮮嫩青翠，還有過貓、山蘇等，吸收豐美大地的能量，欣欣向榮，皆是吉野大圳的功勞。

駱香林此一詩最後他以「直與蒼蒼競化權」作結，強調人類與上天競爭的想望，這是一個客觀的描述句，沒有歌頌「人定勝天」或批判人與上天競爭的意思。從他認為水利工程是「千秋事業」可知，他是贊成這項利民的重大工程，不過在工程完成之後，站在水門邊對於以人為力量製造出「九級風濤」，讓他產生恐懼與不安，感覺運用這股力量是像「瞎馬迫深淵」一樣危險。駱香林並沒有站在「人定勝天」這邊，反而是因為這股人為力量的強大產生戒慎恐懼之心。黃憲作詮釋：「駱香林是認同有條件的以人力改變自然，前提是對人類有利，但是運用人力必須謹慎不可濫用，或是過度擴張。」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科技崇拜，才衍伸出過度自信人的力量可以打敗大自然——人定勝天，駱香林對此則保留警覺心，他提出一個警訊——豈有枯魚安沸水？乾枯的魚固然需要水，但是沸水對魚的傷害更甚於缺水，所以依賴科技對於自然的操弄，有時適得其反。

12

¹¹ 李瑞宗 2019《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頁 97-98、112-113。

¹² 黃憲作選注 2013《駱香林集》，國立台灣文學館，頁 86-87。



又如戰後駱香林和管容德、吳萬谷同遊吉安鄉的采風詩作。〈秋日郊外與管吳二子同遊〉八首錄四，其中「舟津」即現在的化仁村，舊稱「」里漏，相傳今台東關山的阿美族，出海捕魚，遇到颱風漂到此地，隨遇而安，在此定居子孫繁衍，不忘本源，仍稱「里漏」（原名「里壟」）。民國廿六年，日人就根據傳說：「乘舟靠岸」，改稱「舟津」。

浮雲開處曉山蒼，秋色盡時稻壟黃。

偶向舟津尋舊蹟，光從鄉老問滄桑。

殷周柏栗祀勾龍，京觀重封事卻同。

回首社壇多少樹，苔枝戛玉倚秋風。（薄薄樹社）

屈指舟津五百年，固應孳乳得天全。

荒村盡處茅簷下，橫放當年獨木舟。

借得人家老瓦盆，杖藜挑酒水邊村。

東來每覺人情厚，到處逢迎笑語溫。¹³

這組詩描寫的地點是吉安鄉的采風之遊，駱香林陪同友人走訪薄薄社的阿美族部落，特別注意到他們的歷史與古蹟，因此描述了原住民的口傳歷史與獨木舟的歷史文物為見證。吉安鄉東昌村的里漏部落，保存了據說是祖先上岸時所乘的獨木舟，每隔八年有所謂的「舟祭」，以紀念祖先渡海來臺的事蹟。但是畢竟

¹³ 駱香林撰 1992 《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上)》，龍文出版社，頁 174。



駱香林不是人類學家，所以在采風時類比中國的歷史以了解異族的風俗，對於原住民出草的原因、後續處理等缺乏更細膩的理解。另外關於薄薄社與里漏社雖然同屬阿美族，但是來源傳說亦有不同，薄薄社傳說是兄妹坐著「白」漂流而來與里漏社的獨木舟不同，未見作者就此加以分辨，易引起誤解。

這組詩的另一個特色是美化了原住民部落，全詩充斥著愉悅的觀覽，即使是充滿恐怖氣氛的「薄薄社樹」放置出草獵得的人頭頭骨之處，在阿美族部落是禁忌之地，駱香林卻以「苔枝戛玉倚秋風」來描述這個恐怖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他浪漫的想像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而其結論「東來每覺人情厚，到處逢迎笑語溫」，也與以前的人對東部的刻板印象不同，顯然在駱香林筆下的花蓮吉安鄉被塑造成理想國或桃花源，建構出後山淳樸的形象。駱香林對於後山原住民懷有使命感，刻意蒐集原住民的歷史，則來自於儒家采風與移風易俗的思想。¹⁴再看駱香林〈南濱冬曉〉：「海日開清霽，微風起浪遲，浮雲不自斂，幻作巘與巘，孟冬十月候，嚴寒方自茲，舟車何營營，吾生蓋有涯，天地無私憾，萬物秉其彝，常憐水上鷗，一飽無復為。」題為寫景，實則抒發心中的感觸，實體空間與傳統詩人心間的距離總是無形被幻化或隱喻。

駱香林寫有關田寮苗圃¹⁵的詩作〈田寮苗圃蓮池〉：「近郊僅此小遊園，花木撩人日日春，不問紅妝來照影，微風縵水綠粼粼¹⁶」田寮是現在的吉安鄉北昌村，從詩作可知當時的吉安鄉僅有這座小遊樂園，花木扶疏，蓮池畔水流在光映下閃閃發光，景色宜人；〈田寮苗圃—水仙皇后〉：「凌波舞袖斂秋風，翩若驚鴻宛若龍，遮莫芝田遙稅駕，漢臯洛浦盡遊蹤。」描寫苗圃石蒜科水仙花，

¹⁴ 黃憲作選注 2013《駱香林集》，國立臺灣文學館，頁 142-143。

¹⁵ 駱香林主修 1975《花蓮縣志》，〈名勝古蹟〉，卷 21，頁 42。

¹⁶ 駱香林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中)》，頁 192-193。



姿態優美矯捷宛如蛟龍，聚集在如仙人種靈芝的地方休息，好似洛水女神在河邊陸地遍地現蹤；〈田寮苗圃附近〉：「樹高能覆日，屋小免招風，寂寞荒郊外，春生積翠中」。描寫苗圃附近，有高壯遮蔽太陽的大樹，附近的住屋雖小但有大樹屏蔽，不怕風吹日曬，在鮮少人跡的郊外，春天就在翠意盎然的植物召喚中來到。

駱香林描寫在化仁村路上的見聞：「弟出而兄啼，扶傘累終日，不惟父母心，弱者眾所恤，貓狗饜腥臊，養隆身復逸，豈同負軛牛，以力受鞭策。」駱香林從化仁村路上看見在田中的耕牛，被鞭策有感而發，舉弟弟出生哥哥會因失寵而啼哭，不只是為人父母者，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體恤弱小的善心，貓狗滿足於魚肉，養胖後就會安逸，更何況擔任勞力耕種的牛呢？俗語有句話「只有累死的牛，沒有耕壞的田」，農耕社會耕地的方式主要是依靠牛，耕地需要經常翻土地，使土地獲得更多的營養，如果牛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容易造成牛累死。所以老祖宗留下了這句俗語，告訴後人，在使用牛耕田的時候，要有勞有逸，才能有力氣耕田幹活。

在花蓮市郊的有名聖地「砂婆礑」¹⁷，位居太昌村的北緣，是花蓮市民飲用水水源地，為維持水源潔淨，禁止遊客進入，所以保有原始林蔭，駱香林〈陪心畬王孫遊砂婆礑〉中寫道：

微風吹細雨，朝旭乍有無，呎尺砂婆礑，人至鳥歡呼。

叢山夾幽谷，曲徑莽榛蕪，浩浩出山泉，激石如跳珠。

小魚不避人，環石自游娛，螾蜃藏石底，反為人所拘。

¹⁷ 駱香林主修 1975 《花蓮縣志》，〈名勝古蹟〉，卷 21，頁 43。



披襟弄白雲，茲遊庶不辜，回到市間塵，如夢墜模糊。¹⁸

溥心畬遊花蓮，駱香林陪遊砂婆礑，鳥兒鳴叫不絕於耳，表達歡迎之意。山泉沖刷而下，激石如跳珠，小魚優游自娛，寫得生動，表現砂婆礑的風光充滿活力。¹⁹螞蟥是一種螃蟹，藏在石底，可以捉來加餐，在山中雲霧繚繞，宛如仙境，不虛此行，回到市區還恍如夢中。砂婆礑的溪水清澈幽靜，是吉安鄉民的郊遊秘境。

另外，對於駱香林〈東台遊記〉中提到：「余嘗觀吉野村矣，其居室之錯雜，生活粗率，與臺農無稍異。²⁰」筆者認為駱香林描述日本移民村之吉野村「居室之錯雜」為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和外省人混居，生活上以農家墾地粗率的耕作方式，和台灣其他地方的村落無稍異。²¹

(二) 陳竹峰的文學作品

陳竹峰名堅志，號寄園，新竹人，移寓花蓮。陳氏生於日據時期，自幼入塾，攻讀經書。陳氏自攜筆邁上騷壇之後，勤於請教碩儒前賢。或以諷興為重，或以托物為主，有勉以創造意境，有勵以雕琢字句，陳氏均能博採眾說，而融會貫通。歷數十載之薰陶，而能別出機杼。

陳竹峰詩作〈荳蘭路上〉即是他移居花蓮時所作，詩人沿著稻往通(今中華路)前往吉野村，必經過荳蘭，陳竹峰即是寫此地景：「檳榔樹欲入雲間，淺綠深紅屋角間，流水一灣荳蘭路，人家盡處即青山。²²」這裡所指的「流水一灣」

¹⁸ 駱香林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上)》，頁 137-138。

¹⁹ 劉淑娟 2010〈駱香林文學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頁 68。

²⁰ 駱香林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下)》，頁 546。

²¹ 此處乃對於劉淑娟〈駱香林文學研究〉頁 55 的說明作不同的解釋。

²² 陳竹峰 1973《寄園吟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頁 1。



即是指吉安七腳川溪。吉安鄉在清代時，此地為阿美族崇爻九社之一「竹腳宣社」的所在地，日據時稱「七腳川社」。昔時，阿美族在此地發現薪柴多，於是稱「知卡宣」，漢人譯作「竹腳宣」或「竹腳川」、「直腳川」，後來，普遍譯為「七腳川」。七腳川社是花蓮最強盛的番社，有九社之冠的威名。民前四年十二月，曾經大舉抗日，可惜失利，被迫遷移池南、月眉、溪口及台東海端，日人分散其勢力，僅留幾戶人家在今太昌村。

花蓮傳統詩人陳竹峰移寓花蓮，曾任縣議員、縣文獻會委員、花蓮市建築信用合作社經理等重要職務，並曾擔任奇萊吟社社長。生前自將得意之作數百首，輯曰《寄園吟草》乙冊，內容偏多記遊之作，故被譽為善寫田園風光。現在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的荳蘭橋路上，雖不見高聳入雲的檳榔樹，也無淺綠深紅屋角，然而七腳川依然流水灣灣，遠處青山依然鬱鬱蒼蒼。

陳竹峰在花蓮南濱觀海，寫下的詩作〈洄瀾觀海〉，是屬於吉安鄉的東昌村，從詩作中了解當時並無港口，大船上的貨物或人要上岸需乘小船接駁，浮浮沉沉的小船在千層浪中載浮載沉，可見相當危險。詩題洄瀾一詞，據「花蓮縣志」記載、花蓮古稱「奇萊」，這是在清朝沈葆楨的奏疏中所記；惟在日治時期，日人以「奇萊」之音與日語討厭之意相同，於是捨棄「奇萊」取「洄瀾」之名；至於洄瀾的由來則是花蓮溪東注，其水海濤激盪，迂迴澎湃，狀之以其容，故曰洄瀾。

南濱隄外水連空 詩寫奔雷句自雄
填石鳥驚帆影亂 浮沉勢破千層浪
澎湃聲揚萬里風 八月廣陵懷往事



枚乘豪興有誰同 泛槎八醉懼歌融²³

然而詩人來自移民，不管是自願或非自願地離開家鄉來到陌生的地方，對於語言、空間變得非常敏感。其詩作所勾勒出的原鄉意象則承載族群歷史與文化的縱深，因此傳統詩召喚著傳統文化的心靈與國族想像，這是大部分詩人選擇傳統詩創作的重要原因。離鄉的人透過記憶和想像努力召喚故土的共同記憶，使他們的作品普遍瀰漫著懷鄉的感傷氛圍。此「八月廣陵懷往事，枚乘豪興有誰同」的句子，感受到思鄉者蟄居於漂流的氛圍中，花果飄零的感傷。再看〈洄瀾秋色〉：「一角疎籬處士居 南濱水碧雁來初 斜陽益顯黃花艷 傲骨精神畫不如²⁴」懷鄉的詩作彷彿是夢的囈語，充滿晦澀的典故，是局內人才能了解的密語，時下人很難理解和體會。南濱再往南，移居花蓮的陳竹峯寫〈花蓮大橋〉²⁵的作品：「誰將雁齒巧安排，多少行人此騁懷，勿見太平洋上浪，奔雷聲大入雲崖。²⁶」在花蓮溪口的花蓮大橋，正是台 11 線的起點，也是吉安鄉和壽豐鄉的交界處，在此可以眺望洄瀾灣，觀浪奔岸的壯闊場景。陳竹峯〈郊外曉行〉描寫吉安鄉寫實的農村景象：

乍昇東海日，數步一回視，水牛引菜車，路傍開早市，婦女就溪石，浣衣背幼子，長兒待樹間，啼呼聲弗止，溪北屋數椽，瓜棚枕流水，榕樹剪作籬，風輒塵不起，曉景豁心胸，寧辭頻來此。²⁷

太陽從太平洋升起，水牛載著一車的菜，在路旁市場開賣；婦女背著小兒在溪

²³ 陳竹峰 1973《寄園吟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頁 25。

²⁴ 同上註，頁 58。

²⁵ 花蓮大橋：一座 50 多年老橋。在花蓮溪河口，橋長 520 公尺，橋孔跨徑 40 公尺，計 13 孔，橋面淨寬 7.5 公尺，於 55 年 11 月開工，57 年 4 月完工。(花蓮縣誌，卷 15，交通，頁 23)

²⁶ 陳竹峰 1973《寄園吟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頁 62。

²⁷ 同上註，頁 4。



邊石板上洗衣服，大兒在樹旁啼哭不止；溪邊有數間木屋，水邊搭上瓜棚，榕樹修剪成的籬笆；微風輕拂，空氣清新，早晨的景象令人豁然開朗，寧願不辭辛勞也要常來。這詩作如一幅幅很熱鬧又有生命、有朝氣的鄉村圖。又如：〈春曉郊行〉：「垂柳春風裏，纖腰舞未停，一彎流水碧，萬疊遠山青，橋小人初渡，花香蝶更娉，早知安步趣，每獨到郊坰。²⁸」步行就能欣賞吉安鄉的美景，一彎碧綠流水，萬疊的遠山，就是縱谷客家第一庄隨處可見的意象。

四、流寓移民傳統詩人在「縱谷客家第一庄」的人生書寫

從中國大陸家鄉流落到花蓮居住的詩人，很幸運的因為政治的關係，即使離鄉也不必面對學習新的語言，避免了語言差異所產生的認同感問題，但是流寓詩人的創作者選用傳統詩的語言來創作，除了提供安居的語言場景，更企圖讓傳統詩「代言」自我，試圖在時間上把現在拉向過去，使得過去與作者當下具有同時性，並且以此喚起、造就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而重新找到方向感和認同感。²⁹以下舉陳香和陳贊昕的作品分析。

(一) 陳香的文學作品

流寓移民的花蓮傳統詩人陳香，1907年生，字沈吟，福建廈門人，私立廈門大學教育學系，及廈門繪畫學院西洋畫系畢業，曾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報社主筆、總編輯等工作達數十年，晚年曾擔任花蓮更生日報顧問、花蓮文獻委員等職，畢生致力於教育、文化工作，生平寫作不輟，編、著書籍高達七十餘種，為國內有名之多產作家。其著作多由國家書局出版，少量由商務印刷館

²⁸ 同上註，頁 22。

²⁹ 參考黃憲作 2017 〈論花蓮傳統詩人的空間書寫〉，《淡江中文學報》，第 36 期，頁 171-197。



發行，其由商務所出版者為《讀詩笥記》、《清代女詩人選集》、《謎語古今談》、《連雅堂詩鈔》、《臺灣竹枝詞選集》等。此中尤以《臺灣竹枝詞選集》為難能可貴，咸譽為欣賞臺灣竹枝詞之入門寶鑑。陳香這首〈夏日遊勝安宮〉的詩作，描寫勝安村王母娘娘廟內外景致，和表達信眾心中的願望寄託。

履約郊行曠昊天，雲牙石髮共怡然。

樑雕肅穆紅塵外，塔砌扶孫翠影邊。

六甲靈符安梓里，五雷此筆動林泉。

西華四月參王母，為獻心香丁夙緣。³⁰

勝安宮又稱王母娘娘廟，是花蓮縣吉安鄉一座主祀虛空無極天上王母娘娘的廟宇，民國 39 年，信徒林連泉、林德旺、余延達等發起募建，佔地 250 坪，建物 45 坪，為磚瓦造寺廟式平房，附土地公，主祀王母娘娘，從祀楊戩、齊天大聖，像皆為木雕，同祀太白金仙、呂仙公，及諸天菩薩 24 尊，像為泥塑。³¹勝安宮為台灣第一間供奉西王母的廟宇，也是台灣西王母信仰的發源地。勝安宮建築宏偉富麗，庭園景觀幽美，位於吉安鄉勝安村，是花蓮市郊，向來是文人雅士踏青的好去處。

陳香另有一首詩〈遊勝安宮〉云：「暖日涼雲屬小春，勝安宮畔草如茵。何嘗混效東方朔，王母蟠桃蕾尚新。³²」傳說民國三十八年農曆六月十三日夜晚，當地有人見一白光直落此地(現址有一紀念石碑)，後見一位端莊女神冉冉升起，直至不見，相傳此一端莊女神定是玉皇大帝母親下凡度眾生，於是興建廟宇，信徒遍及全省。廟地建築群的空間，屬中國宮殿式的建築，建築群為坐

³⁰ 陳香 1974《洄瀾集》，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頁 41。

³¹ 駱香林主修 1975《花蓮縣志》，〈民族宗教〉，卷 5，頁 66。

³² 陳香 1974《洄瀾集》，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頁 104。



北朝南天字型，背後又興建一座坐南朝北的後殿（意為南北雙向均能接引眾生）。以八卦樓為主體與中心柱，代表陰陽的相輔與相生，又立意為宇宙軸，世界的中心，象徵連接天地之處。詩文中提到東方朔，他是一個協助漢武帝鞏固政權，打敗匈奴、擴大疆土的智慧文人，他飽讀史書，精通兵法，由於過於狂妄自大，一直沒得到武帝的重用。既不重用，也不流放，就這樣。到後來漢武帝野心膨脹，到處征戰，東方朔規勸不了使得民不聊生，他知道這也有他的責任，因此悄然離開他過去一直嚮往的宮殿，歸隱田間。

東方朔最著名的神話是他與西王母即王母娘娘之間的故事。神話中的東方朔是王母身邊的一個小神仙，成天盯着王母娘娘的千年仙桃，已經偷了三次，屢教不改，便被王母貶下人間，做了漢武帝的臣子。天上的神仙就和地上的人主搭上了關係，於是就有了五年後十分精彩的漢武帝會王母的故事。詩人涉取了西王母神話中的主要元素，豐富了他們的詩詞的意境，表達出他們懷才不遇，渴求自由與超脫的仙境生活；也表達出對祖國衰落，風光不再，渴望回到昔日美好的回憶當中的渴求。

陳香也寫〈花蓮大橋〉：「千山傍海度高墩，睥睨潮流互競奔。南去北來荒曠地，簷牙交啄各成村。³³」這首詩，應是 1971 年春天二月，和友人結伴南遊時所做。陳香筆下的花蓮大橋東邊靠著海岸山脈，北面就能看見流入太平洋被奔浪互相競賽的洄瀾灣，建築結構精巧的橋，像啄食的鳥喙，南來北往的旅人往廣闊的荒地拓墾成村，而這些村大部分在吉安鄉！

(二) 陳贊昕的文學作品

陳贊昕(1916-1993)，字曉徵，國號香溪勞人或香溪老人，生於福州。1935

³³ 陳香 1974《洄瀾集》，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頁 97。



年入國立廈門大學，從陳石遺先生受詩學源流，從董彥和(董作賓)先生受甲骨文字學。1955 年八月來到後山菁華街花女校舍定居。陳贊昕以其豐厚的文史學養，用他最成熟圓滿的三十八年中、老年歲月，為花蓮作育英才無數，其子弟固以花蓮女中為主，也遍及花蓮中學、花蓮師訓班、花蓮防校等。

陳贊昕的詩作〈花蓮開發三百年紀念〉其中再次提到荳蘭，更讓人確定吉安鄉和花蓮市緊密的關係：

篳路開疆三百年，陳莊等輩各登仙。

潮翻竹港疑堆雪，霧鎖梨山似著綿。

璞石即今空驛閣，**荳蘭**非復舊原田。

膠庠上舍紛紛立，令宰良師啟後賢。

在文獻記載中，早在清康熙三十二年，漢人合賈往來沿海貿易的陳文、林侃因為遇到颱風，使得船隻飄到了奇萊，而與當地的「番生部落」交易，並居住了一年，這大概是漢人跟撒基拉雅人最早的接觸記載。而到了康熙三十五年冬天，擔任雞籠通識的賴科，因為常在社番之間出入，得知後山有番人居住，而想跟他們交往，因此跟七人為伴，晝伏夜行，經過數十個番社，並翻越崇山峻嶺到達後山，當時曾使均榔（即撒基拉雅）、斗難（今荳蘭，在花蓮縣吉安鄉田浦、宜昌、南昌一帶）、竹腳宣（即七腳川，今吉安鄉太昌村一帶）、薄薄（今吉安鄉仁里村一帶）、芝武蘭（即泗波蘭，在今花蓮縣壽豐鄉港口村一帶）、機密（今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一帶）、貓丹（即馬太鞍，在今花蓮縣光復鄉大馬、大華一帶）、丹朗（即太巴塢，今光復西北富村一帶）、水輦（今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一帶）等九社附阿里山鄒族（Tsou）向清廷輸餉。



直到清嘉慶十七年八月，來自噶瑪蘭的漢人李享、莊找等，以貨物布疋折價 5250 圓，從奇萊五社通事購北起荳蘭南迄覓里荖溪之地（今吉安鄉一帶）開墾。³⁴，因為募佃墾殖，侵犯到撒基拉雅人的地盤，使他們不愉快，所以在道光四年撒基拉雅人發動了攻擊，而李享等人只好放棄墾地，走避於南勢阿美。墾民入墾瘴癘之地後發水土不服而生病，甚至死亡，於是多年經營的耕地又變成了荒蕪之地，而李享、莊找亦不知所終，詩作中可推知花蓮吉安的历史脈絡和整個花蓮息息相關。

傳統詩人寫吉安這個地方的作品筆者還在努力尋找中，畢竟花蓮在以前是後山的後山，遷移至此的人皆是目不識丁的墾農，更多是在西部弱勢的客家人，再來就是失意的文人，如溥儒、駱香林、陳竹峰……等等。吉安鄉在日本時代稱吉野村，傳統詩人也較少進入此處，故作品並不多見。能找到這些代表詩作，實屬不易，也是本人想為家鄉盡己之力的地方。

五、日本俳句和歌詩人在「縱谷客家第一庄」的原住民書寫

鍾淑敏在〈日治時期文學中的花蓮印象〉中說：

花蓮是個新開發地，但並不意味著必是文化上的不毛之地；……在 1910 年代後半期，花蓮也有一批文壇秀逸，甚至有領導全台詩壇的情勢。這就是 1919 年，以鹽水港製糖會社花蓮港辦事處的所長勝部櫻紅為中心，所組織的「大樹吟社」。這個以俳句的吟唱為同好的團體，主要成員有東台禪寺(今東淨寺)住持天田凡仙、……³⁵

尋找有關日本人創作與吉安鄉有關的詩作，如俳句、短歌，了解日本時期，日

³⁴ 駱香林主修 1983《花蓮縣志一》，成文出版社，頁 66。

³⁵ 1998《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73



人眼中的花蓮景象，雖然資料並不多，站在前面學者的研究加以記錄探尋傳遞，期待後學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盡一點心力。以下從福島誠淨法師、松久靜江、田中志賀子、宮川澤水、土手原蕉風等人的作品分析。

(一) 福島誠淨法師文學作品

慶修院，位於吉安鄉吉安村，原為民國七年日人募建，立真宗本願寺派吉野布教所。民國 34 年，苗栗法雲寺優婆姨吳添妹接管，改稱慶修院。³⁶裡有個「俳句³⁷碑石」，是由四國萬福寺住持福島誠淨法師所捐獻，福島誠淨法師於 1938 年在德島出生，是位俳句詩人，也是真言宗法師，曾榮獲 1999 年第一屆台灣俳句文學獎首獎殊榮，是位熱愛台灣且年年來訪的風雅人士。俳句碑石的內容是：「月仰ぐ 阿美の踊りの輪となり一」³⁸，意思是「翹首皎明月，阿美舞成圓」³⁹。福島誠淨法師表示，1976 年第一次到花蓮，欣賞阿美族舞蹈即十分難忘，從此每年必訪臺灣，訪台必到花蓮，與吉安鄉的慶修院結緣，特別以文字簡約而情意悠遠的俳句，來表達對花蓮的深深意象。

吉安鄉吉安村慶修院能受捐俳句石碑，對誠淨法師文學作品中是否還有關於吉安的其他詩句，也值得之後來研究。

(二) 來台日人日語短歌作品—「東台灣之歌」⁴⁰

日本時代來台詩人以日語詠嘆台灣四季⁴¹，與古代詩人以漢語、以日語詠

³⁶ 駱香林主修 1975 《花蓮縣志》，〈民族宗教〉，卷 5，頁 67。

³⁷ 日本的俳句，在形式上堪稱世界文學中最短的格律詩，它一般十七個字（又稱十七音），五，五，七，即共三句，分別為五字、五字、七字，有的甚至更短。

³⁸ 翁純敏 2009 《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頁 196-197。

³⁹ 江孟庭醫師翻譯(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核子醫學科住院醫師 2022.04.12)

⁴⁰ 陳黎·上田哲二譯 2008 《台灣四季 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二魚文化事業，頁 153。

⁴¹ 《台灣四季》六輯一百七十五首短歌，皆為寫於 1920、30 年代的在台日人作品。



嘆四季，與今日島上居民以漢語、以原住民與詠嘆清風明月，其有別乎？陳黎等翻譯《台灣四季》，只是以異求同，以詩心比詩心而已！日本短歌是一種分別由 5-7-5-7-7，31 個音節構成的詩型，上田哲二和陳黎翻譯成中文時雖分成五行，但已不考慮其音節數。⁴²這些短歌近距離描寫花蓮的景物，站在吉安鄉楓林步道就能俯瞰「縱谷客家第一庄」的阡陌田疇，眺望花蓮市區、美崙山、花岡山、阿美文化村和湛藍的太平洋，視野相當遼闊。以下從 4 位日本詩人所寫有關於花蓮吉安鄉能見到的「原住民」短歌舉例分析。

1. 松久靜江：

「稻原の廣場に踊る蕃人の羽根兜白の秋日ざしに」⁴³

陳黎翻譯：「田邊空地廣場上 跳舞的原住民 羽毛頭盔 在秋陽下 發出純白光澤」。豐年祭是台灣原住民阿美族古老傳統的一項祭祀活動，頭戴勇士羽毛頭盔⁴⁴，此大羽冠只有在豐年祭時才會配戴，平常不配戴。

「よべーと夜踊りあかせし蕃人が足もしどろに今も踊れる」⁴⁵

陳黎翻譯：「整夜 舞蹈不停的 原住民 如今腳步凌亂 依然跳著」。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初，原住民各部落有自發性的豐年祭，是阿美族的過年，載歌載舞，通宵達旦，時間由一到七天不等，為了慶祝及感謝祖靈的庇祐。

⁴² 陳黎·上田哲二譯 2008《台灣四季 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二魚文化事業，頁 219。

⁴³ 陳黎·上田哲二譯 2008《台灣四季 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二魚文化事業，頁 155。

⁴⁴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 Natauran 娜荳蘭部落南勢阿美男子服飾，最大特殊性在於其羽冠，此羽冠常見於 Cikasuan（七腳川）、Natauran（娜荳蘭）、Lidaw（里漏）等部落，豐年祭時青壯年階層會穿著全套傳統服飾，並配戴大羽冠，在傳統的意義上，晉升入年齡階級代表成人之意思，需肩負守護部落與族人的安全，此羽冠的羽毛也應取自狩獵所得，以展現自身能力，後因時代變遷此羽毛改以鵝毛或雞羽替代，此大羽冠只有在豐年祭時才會配戴，平常不配戴。

⁴⁵ 陳黎·上田哲二譯 2008《台灣四季 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二魚文化事業，頁 156。



2. 田中志賀子：

「蕨売る蕃女のせなの籐籠にそへしあふちの枝に花さく」⁴⁶

陳黎翻譯：「賣蕨的 原住民婦女 背著籐籠 裡頭插著苦楝花 盛開的樹枝」。此處的「蕨」是原住民食用的野菜，又稱山蘇，是台灣原生種蕨類植物。原住民女子頭頂籐籠背於身後，籐籠裡面裝著苦楝花枝葉。這是很有文化考察的價值，因為苦楝在臺灣的原住民傳統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具有香氣、除穢、報春、毒魚、治皮膚病、美白和做香蕉後熟處理等等功能。

3. 宮川澤水

「うち寄する波間をくぐり蕃人は引あみとりてあらはれにけり」⁴⁷

陳黎翻譯：「穿過翻滾的 波浪 原住民 拿著拉網 出現了」。阿美族人以十多人為一隊，幾個人攜大型漁網，乘船到海中遠處拋網，另外一些人則在岸上牽網繩，靜靜等待。等海上的人驅魚入網後，再集體一起拉網上岸，往往一次就能捕撈更多漁獲。這是阿美族人利用捕魚祭來培訓年輕人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傳承了長幼有序、敬老尊賢的美德。⁴⁸

4. 土手原蕉風

「春淺き蕃屋の庭の日なたには犬二匹をり留守をまもるらし」

陳黎翻譯：「初春 原住民屋前 庭園向陽處 有二隻狗 好似在看家」。這首短歌描繪出一幅原住民居屋圖，似安詳恬靜，又似隨時會狗吠雞鳴，因為二隻狗警

⁴⁶ 同上註，頁 160。

⁴⁷ 同上註，頁 169。

⁴⁸ 參考王志鈞 2017/12/13 11:11 阿美族捕魚祭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原住民投資筆記。



戒着，這些作品真實捕捉對原住民鮮明生活的印象。

六、結語

「縱谷客家第一庄」其實只是一個符號、一個標誌，是等待我們給予詮釋的。是等待詩人、書寫者賦予意義，透過文學的創作使它有形有狀，而顯示出意義。把花蓮、台東稱作後山，說台灣孤懸海外一隅，把某個地方叫吉野或南濱……，這都是從特定立場所做的詮釋。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

本島移居詩人與流寓(流亡)詩人的差異在對花蓮市郊的吉安鄉描寫，懷鄉用典雷同，但本島移居的駱香林和陳竹峯作品中又較多的篇幅，很顯然認同吉安鄉和其台灣西部原鄉的農村能夠連結，只在於花蓮的景觀特色在海、山、溪流和原住民，可惜的是筆者沒有找到描寫客家人的作品。

流寓詩人的自苦與懷鄉密不可分，在確認反攻歸鄉無望後，在花蓮重新建立「家」，才開始低頭欣賞腳下的土地，然而對吉安鄉的描述詩作不多，大多以點狀的景點說明。

日本傳統詩人作品，就比較集中在三個移民村，宮前、清水和草分，但傳統詩作只尋得以「原住民」和「慶修院」為主要的作品，這是尚需努力的方向。

沒有文學書寫的地方，不可能變成有想像力的空間，也不可能跨越時間、創造出時間的意義。花蓮傳統詩人筆下的「縱谷客家第一庄」文學詩篇中，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



參考文獻

1. 王惠珍 2007 〈地誌書寫港市想像—龍瑛宗的花蓮文學〉，《東華漢學》，第 6 期。
2. 李瑞宗 2019 《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3. 徐松海主修 2002 《吉安鄉誌》，吉安鄉公所。
4. 翁純敏 2009 《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
5. 張素玢 2017 《未竟的殖民-日本在台移民村》，衛城出版。
6. 陳 香 1974 《洄瀾集》，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
7. 陳竹峰 1973 《寄園吟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9。
8. 陳志強等 2009 《吉安鄉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9. 陳黎·上田哲二譯 2008 《台灣四季 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二魚文化事業。
10. 陳贊昕 2005 《菁華書屋詩文集》，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
11. 黃涵穎編輯 1998 《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12. 黃涵穎發行人 2000 《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13. 黃憲作 2017 〈論花蓮傳統詩人的空間書寫〉，《淡江中文學報》，第 36 期。
14. 黃憲作選注 2013 《駱香林集》，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15. 廖高仁編著 2019 《悅讀日本移民體驗記-內含吉野村回顧錄》，廖高仁出版，花蓮文化局補助。
16. 劉淑娟 2010 〈駱香林文學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17. 駱香林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上)》，龍文出版社。
18. 駱香林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下)》，龍文出版社。
19. 駱香林 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 17 駱香林全集(中)》，龍文出版社。
20. 駱香林主修 1983《花蓮縣志一》，成文出版社。

